

战斗中成长

胡朋等集体创作

胡可改作

战斗里成长

(四幕五场话剧)

胡可 胡朋 譚 焚 輕 影 胡海珠

集体创作

胡可改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82 字数56,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2\frac{1}{2}$ 插页1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31—2000册

定价(4)0.53元

出版說明

这个剧本以山西的一个农村为背景，以一个农民家庭的悲欢离合的历史为綫索，反映了农民出身的战士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剧本的主人公石头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兒子，他的一家人在旧社会尝尽了生离死别的痛苦。石头的父亲铁柱在石头五岁的时候便离家出走，此后十余年沒有音訊。石头和母亲相依为命地在旧社会顛沛流离了十年。在石头十五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中偶然地遇見了他的父亲——营长赵鋼，并且作了他的通訊員，但是父子二人已互不相識。到了全剧最后一場，当战斗结束后，这一家三口终于团圆。

《战斗里成长》在新的英雄人物的創造上获得了显著的成就。石头的形象在剧中最为突出和生动。作者对他的性格的发展描写得入情入理，十分自然。对旧社会的痛恨和对母亲的热爱是石头的性格发育和生长的土壤，潜藏在他內心中的自发的复仇意志驅使他自动参加了进攻太原的突击队（为了能亲自解放自己的母亲），因而犯了自由行动的錯誤。作者对他的錯誤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同情。剧本說明了集体主义精神必然会在石头心中觉醒，而他的私仇也正是推动他觉醒的必不可少的

因素之一；石头性格的发展过程对于农民出身的战士說来是很典型的。

本書原系解放軍文艺丛書之一，由我社于1953年5月出版，1958年5月改由戏剧出版社出版，現据原版重排印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8年10月

人 物

赵老忠——貧农，五十余岁。

赵鉄柱——即赵鋼，赵老忠子，二十余岁，青年农民，后参军任营长。

赵 妻——赵鉄柱妻，二十余岁。

赵石头——即黑蛋，赵鉄柱子，先是五岁，后是十五岁，十八岁。

楊有德——恶霸地主，五十余岁，后当汉奸及国特要員。

楊耀祖——楊有德子，二十余岁，流氓，后任日寇警备队中队长，蔣匪

保安第×縱队第×大队长。

（以上人物年龄随各幕相距时间增加。）

老 庆——农民，五十余岁。

仓 罐子——农妇，五十余岁。

周教导員——三十岁。

四 海——通訊員，二十岁。

双 兒——通訊員，二十岁。

文化教員——二十余岁。

王德鈞——老战士，后任班长。

崔大秋——老战士，后任副班长。

老 齐——炊事員，老头兒。

战士甲、乙、丙、丁、戊……

团部通訊員

電話員

偽軍甲、乙

匪兵甲、乙、丙、丁、戊、己、庚……

老汉、老妇、壮年、青年、妇女多人。

第一幕

第一場

衙門口，朝南開，
有理沒錢別進來。

一九三五年，秋天的傍晚。

華北某縣城附近一農家。

屋裏，簡單的農具，有門通院內。

幕啟，場上無人。

趙鐵柱從地裏回來，面色沉郁，把鐵鍬“當啷”一聲扔在就地，趙妻抱着黑蛋上。

趙妻（奇怪地望著丈夫）你怎么啦？搭拉着個臉子，又跟誰生氣啦？

趙鐵柱（不理，片刻）爹呢？

趙妻 爹去找老慶大伯去啦，說是要點砒霜回來等着耩地種麥呢，出去可有會子啦！

趙鐵柱（沒好氣地）耩地種麥？這三畝水地眼看就種不上啦！

趙妻 怎么？這三畝水地就生生叫楊家霸了去？咱跟他打了這一年官司莫非就……

赵铁柱 (发火) 打官司! 打官司! 顶个蛋的用!

赵 妻 你看你吃了炮药啦? 咱们种了十来年的地, 他杨家造了张假文书来就能霸了去? 爹打算明儿再进城去一趟, 要是官司打赢了……

赵铁柱 赢? (爆发地) 咱们输啦! (从怀里掏出判决书, 在手上用力颤动着) 大衙门口的判决下来啦! 咱们输给人家大财主了!

赵 妻 (惊呆) 什么? 咱们有理的倒输啦?

赵铁柱 (展开判决书, 用手击打着) 这不是还扣着那大印! 我不宰了你们我出不了这口气呀!

沉默, 屋外人咳嗽声。

赵 妻 爹回来啦! 爹还不知道呢吧? 先别对爹说, 他那身子骨儿刚略好一点, 要是知道了, 病儿又得犯!

赵老忠登场, 抱起黑蛋。

赵 妻 (故作镇静) 爹! 吃饭吧!

赵老忠 (兴奋地把手里的一包东西交给赵妻) 要了点子砒霜, 赶明儿地种麦多使上点。黑蛋! 你别抓, 这不是吃的, 这是毒药, 快放到那黑罐里去吧! ——这天底下真有好人哪! 老庆又帮我盘缠钱, 这回官司打赢了可不能忘了你老庆大伯! 嗨, 老庆说的对, 输是输不了, 要是输, 他早下判啦! 这高等法院里把这案子压了两个多月, 当大官的心眼细着呢! 跟包老爷似的, 只要咱们有理……

赵铁柱 (憋不住) 有理挡不住人家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赵老忠 (坚信地) 有钱挡不住有理! 有理走遍天下! 天下总有那青天大老爷!

赵铁柱欲插言, 赵妻示意止之。

赵老忠 青天大老爷看咱庄稼人受制, 他也跟着掉眼泪。我知

道，有这样的黑脸老包，……

赵铁柱（难耐地）照我说就不跟他打官司！一把火把他家全烧光！

赵老忠 年幼的人，光图说说痛快，犯法的事可干不得，凡事全凭个理。咱们有文书，私凭文书官凭印，打到北京不怕他！……

赵 妻 爹，你歇歇，吃饭吧，饭都凉了。

赵老忠 那是我花二十块现大洋买的地，我一个人也没雇，刮风下雨收拾那井，房都没舍得盖，先收拾那井，这才成了水地。他见卖主死了，造了张假文书，拿出五十吊制钱想赎我的！看我赵老忠好欺侮！（咳嗽、颤抖。）

赵妻急为公公捶背。

赵老忠 我不管你天大的财主，我就要告你！你霸道，有国家的王法管着你呢！我明儿上太原府……

赵铁柱 爹！你不用去告啦！

赵老忠 为什么不去？

赵 妻（递眼色给赵铁柱）爹身子骨还没好利落，他怕爹再病在外头。……

赵老忠 不碍事。咱们一家四口活的了活不了，搬的倒搬不倒姓杨的，全靠这一趟啦！到这节骨眼上，我不能打退堂鼓！（对赵铁柱）你去找你老庆大伯来一趟，我把家里这事儿托付给他。你们年幼，办不了事。……

赵铁柱 爹，不用去找啦。

赵 妻 你就去吧！

赵铁柱迟疑。

赵 妻（把孩子交给赵铁柱）你跟着爹，我去一趟！（下。）

赵老忠 (希望地)官司打赢了好种麦,打了一年官司花的这錢他楊家得賠給咱! 鉄柱你說……

赵鉄柱 (忍耐不住)爹! 法院的判決下来啦!

赵老忠 什么? 你說什么?

赵鉄柱 判決下来啦!

赵老忠 噢! 这三亩水地到了兒是归了咱們啦!

赵鉄柱 不,爹! 咱們的官司打輸啦!

赵老忠 (有如晴天霹靂)什么? 輸啦? 輸啦? 咱們輸啦?

赵鉄柱 嗯! 地归了楊家不說,咱們还得出錢賠礼! (踩脚)他仗着有錢有勢,花錢买的判決!

赵老忠咳嗽,一口痰憋住,赵鉄柱給他捶背。少頃。

赵老忠 (吐出一口粘痰,喘息)你听誰說的?

赵鉄柱 鎮子上送信捎来的,(取出)这不是? 还扣着大印,人家在太原又有买卖又有人,这不明摆着花了錢?

赵老忠 (兩手顫抖接過判決書,呆望着)青天大老爺!……青天大老爺……(絕望地叫)楊有德! 你坑的我們苦哇!……穷人沒路走了! 我們沒路走了! (咳嗽,喘息。)

赵鉄柱 爹,爹,你躺一会,你躺一会。

赵老忠 (自語)莫非真絕了我的后路? 我五十多岁老头子当真就要了飯? 咱們这十几年的光景莫非这就包了估? 莫非我就这样的死了? 天哪! 这就是那官府! 这就是那理! 这就是那王法! 青天大老爺呀! (將判決書撕碎。)

黑 蛋 爷爷! 爷爷!

赵老忠 唉! 你爷爷心眼里悶的慌啊! (少停)鉄柱! 你去給我打壶酒来!

赵鉄柱 爹! 你躺会兒吧! 你病还没好喝什么酒?

赵老忠 (沉静地) 好孩子，喝口酒解解闷气，……你老庆大伯为咱忙活了这一阵子，操心受累的，不管是输是赢吧，咱得谢谢人家这一片好心！

赵铁柱持酒瓶下。

赵老忠 (彷徨自语) 老天！你看见了吗？三十年哪！辛辛苦苦挣下的光景……我们可是好人哪！……莫非这就是那命？……唉！不如死了吧！死了吧！

黑蛋 (哭丁) 爷爷！爷爷！你不死！

赵老忠 唉！爷爷不死！黑蛋！你到窗台上把那黑罐拿给我。……

黑蛋跪在炕上，取下黑罐给赵老忠，然后眼巴巴地望着爷爷从罐里掏出纸包，打开，又眼巴巴地望着爷爷把砒霜吞下。

黑蛋 爷爷！给我点吃！

赵老忠 (爱抚地) 黑蛋！你不能吃！(拭泪) 黑蛋！(抱起，用胡髭吻着黑蛋的脸) 爷爷先走啦！我两眼一闭，两腿一伸，我走我的啦！(巡视四周) 唉！铁柱！谁也顾不了谁啦！

赵妻上。

赵妻 老庆大伯说随后就来。爹！他呢？

赵老忠 我叫他打酒去啦！

赵妻 爹！你……？

赵老忠 你不要管。我心里憋的慌。……

赵妻点起灯，摆上饭。

赵铁柱持酒瓶上。

赵妻 (悄声) 你对爹说啦？

赵铁柱 嗯。

赵老忠 你们都坐下，咱们一家子聚一会儿！你们吃着，我有话

对你们说。……

赵铁柱、赵妻盛饭吃。

赵老忠 (自斟自饮) 孩子！你娘命苦，死的早，你爹活了五十三岁，受了一辈子苦，熬到今天……唉！落了个这！你爹对不住你们哪！什么也没给你们留下，留下了一屁股饥荒……

(流泪。)

赵铁柱 爹！爹！

赵老忠 你爹没本事，……可是你爹活的志气！孩子，你们大了不能给我丢了人。

赵 妻 爹！你怎么啦？

赵老忠 ……佛凭一柱香，人为一口气呀！官司是输给他了！咱们跟杨家这仇可是没完没了呀！

赵铁柱 嗯，爹！

赵老忠 我死后……

赵铁柱 爹，你怎么啦？

赵 妻 (同时)爹！今儿晚上你怎么净说这些话呀？

赵老忠 我死后……你们别忘了报咱这仇！孩子！给你爹争回这口气来！我不要你们上坟烧纸，只要给我报了这仇，就是我的好小子！（胸中焦灼难熬，勉力支持。）

赵铁柱 (同时)爹！爹！你怎么啦？

赵 妻 (同时)爹！爹！你怎么啦？

赵老忠 唉！孩子！你们别难受，你爹活不过今儿晚上了！

赵 妻 (发现罐子和纸包)爹！你吃了——黑蛋他爹！咱爹吃了砒霜！你快去找人哪！爹呀！

赵铁柱惊慌，返身外出，正碰上进门来的老庆。

赵铁柱 老庆大伯！老庆大伯！

老 庆 嗯嗯！什么？什么事？

赵 妻 我爹吃了砒霜!

老 庆 快! 快去鎮子上抓药! ……唉! 这是怎么說的!

赵老忠 回来! (呻吟)老庆哥! 不用啦! 我只要寻死, 就不打算再活, 回来! 不要抓药啦!

老 庆 (見酒瓶, 惊)老忠! 你喝了酒?

赵老忠 (点头)嗯。

老 庆 (頓足)怎么叫你爹喝酒呢! (望着在炕上滚动的赵老忠, 难受, 拉住披衣外出的赵铁柱, 絕望地悄声說) 喝了酒就沒救兒啦! 唉! 預备后事吧!

赵铁柱 (哭号)爹! 爹!

赵 妻
黑蛋吓哭了。

赵老忠 (打滾)哎呀! 烧心哪! 給我舀瓢凉水来! (接过赵妻递来的水, 飲下)老庆你坐!

老 庆 (落泪, 責备地)老忠! 老忠! 你胡塗啊! 你太胡塗啊! 人在青山在! 你可真不該办出这事情来呀, 老忠!

赵老忠 老庆哥!

老 庆 滾! 兄弟! 你有什么話你就留下吧!

赵老忠 我冤枉啊! 我人死, 心不死啊! ……到閻王爷那……我也要告倒他姓楊的呀!

室外沉重的脚步声, 众人注視門口。

楊有德偕子楊耀祖登場。

楊有德 这兒倒挺熱鬧! 赵老忠! 你輸啦, 知道不知道啊?

老 庆 四爷! 老忠已就是快死的人啦! 吃了砒霜啦! ……

楊有德 噢! 吃砒霜寻死? 赵老忠! 我趁你还有一口气兒, 我要問問你, 我問你还告不告?

楊耀祖 我父亲問你話哪! 問你还告不告! 說呀!

赵老忠 (挣扎起) 姓楊的! 咱們两家沒完沒了! 阳間告不下你,
到阴曹地府我要告你! 我的阴魂纏着你! 叫閻王爷派小鬼
来抓你呀!

楊耀祖 別說廢話!

楊有德 赵老忠! 你有种再去告! 咱們手拉手兒再去過一堂!

楊耀祖 你服不服? 不服还可以告到南京最高法院, 告到蔣委員长那兒也可以的! 我們楊家陪着你!

楊有德 赵老忠! 你睜开眼看看这爷們是誰? 区长是我外甥女婿, 县长都給我送过匾的。你敢告我? 明告訴你, 耗灯油也把你耗干了! 你懂的这个, 死了也不冤!

赵老忠 (呻吟) 冤哪!

赵 妻 (对楊有德) 杀人也不过是个死罪, 我爹沒犯死罪吧? 临死了你們爷兒俩还不叫他安生么?

楊有德 你們別拿死一口子人来吓唬咱, 这爷們見的多啦! 他死了, 你們得把这笔賬頂下来!

赵鉄柱 (咬牙切齿) 姓楊的! 你別怕还不了你这笔賬! 我爹死了, 我頂着, 我死了, 黑蛋頂着! 只要赵家死不絕, 总忘不了这笔賬! ……

楊有德 好! 耀祖, 趁他还有口气兒, 快把賬給他家报报! 你們听着! 老庆, 你也听着!

楊耀祖 (翻开賬本) 判決書上說应归还侵占之水地三亩六分九, ……

赵老忠 (聲嘶) 天哪!

赵 妻 爹! 爹! (轉对楊有德)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赵鉄柱 起来! 起来! 咱不求他! 咱不求他!

楊耀祖 (繼續念) 应賠償訴訟費車馬費叁百貳拾伍元整, 額外賠

偿名誉损失費貳百元，共計伍百貳拾伍元整。

赵老忠 (挣扎起)孩子！报仇啊！（痛楚地栽倒。）

赵鉄柱 (爆发地)爹！（失声痛哭。）

赵 妻 (同时)爹！（哭。）

黑 蛋 (哭)爷爷！

老 庆 (长叹一声)唉！

赵鉄柱突起立，忍住泪，望着楊有德，悄悄溜到門边，轉身下場。

老 庆 四爷！这地是归了你們啦，这錢可实在是……你看这一家子，眼下死人都发送不出去，包了估也交不起你这錢呀！

楊有德 你給我滾！你要想充好人，你来替他还賬！

老 庆 我……我……我那点家当，你也不是不知道！

楊耀祖 爹！你出了气啦吧？

楊有德 这不算完！鉄柱不是說啦，他爹的賬他頂着，他死了，小杂种頂着！什么时候还不清什么时候不算拉倒！

老 庆 我求求你，四爷！你高高手給他家娘們孩子的留条活路，……

楊耀祖 (指死尸)这就是你們的活路！蔣委員長說过，老百姓要安分守己，只要安分守己。……

忽听人声嘈杂，火光隱隱照在窗上。

楊有德 什么事？什么事？

楊耀祖 (出門望)爹！不好，咱家失火啦！

楊有德 (急)什么！

楊耀祖 誰干的？不能放他跑了！

楊有德、楊耀祖急下場。

赵 妻 (趋尸前)爹！楊家失火啦！爹！你合上眼吧！（起視火光）

烧吧！烧吧！越大越好！烧光了他家！烧死他们吧！

老 庆 楊有德造的孽也到头兒啦！該着！該着！（对赵妻）我去托几个人，天塌了也得先把你爹打治得入了土。

赵 妻 老庆大伯！……

老 庆 我看碾盘村你们也呆不住啦，发送了你爹，商量商量包了估吧！碾盘村不是你一家，全村都在他碾盘底下过哟！我帮不了你们别的，我那口薄棺材，留着自己住的，先让你爹住了吧！……唉！

赵 妻 老庆大伯！我们一家子永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处呀！

老庆下。

赵铁柱匆匆上。

赵铁柱 （喘息未定）快拿给我夹袄！还有我那双鞋！……

赵 妻 （惊疑）你？你怎么啦？黑蛋他爹！你怎么啦？你上哪来着？

赵铁柱 我！我给他家点了火！快！

赵 妻 （大为震惊）什么？楊家失火是你……？

赵铁柱 我，我恨不能把他家一把火全烧光！

赵 妻 （焦灼）你还活不活？

赵铁柱 我走！我走！快拿给我夹袄！

赵 妻 （戚然，把夹袄给赵铁柱）你上哪去呀倒是？

赵铁柱 天下大着呢！……下煤窑，扛长活，再不行当兵！要是掀不倒他楊家大旗杆我就不回来！

赵 妻 （悲痛）你走罢，……丢下我们娘儿俩，依靠谁呀？

赵铁柱 黑蛋他娘！我留在家里也是死！唉！（望父尸）我要给爹争回这口气！我要报这个仇！

赵 妻 你走吧！（少停）那咱们这一家子就这么散啦？（哭。）